

劍道改變我的人生：許介白先生訪問紀錄（上）

訪談時間：2016年10月3日，19:00-21:50

訪談地點：臺北市杭州南路許宅

訪 問：周維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組
約聘助理

記錄整理：周維朋

許介白先生，劍道教士七段，新北市新店區直潭人，1945年生於屈尺。1960年就讀開南工商學校時開始學習劍道，劍技日益精進，參與全國各項比賽獲獎無數，多次獲選國手，代表我國參加世界劍道錦標賽。1982年榮獲個人友誼賽六至七段組第二名，第一名櫻木哲史。曾任中華民國劍道協會理事、臺北市體育總會劍道協會主任委員、臺灣劍道聯盟會長。1998年起，每年赴日本參加劍道八段審查，為第一位挑戰日本八段考試的臺灣劍士。目前擔任臺灣劍道聯盟名譽會長、震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家世與求學

我是新北市新店區直潭人，老家位於直潭淨水廠的山腳下，當地目前還有兩間古早厝（老房子），其中一間是我的老家。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前夕我在屈尺出生，據說戰時鄉下食物比較充足，我爸爸到屈尺投靠朋友，所以我在那裡出生。

我阿公和爸爸從事茶葉買賣，經常四處蒐購茶葉，後來爸爸改行做木材生意，舉家搬到臺北市大同區景化街，以前叫「細姨仔（姨太太）」街，附近還有一條「大某（大老婆）」街，就是現在的伊寧街。臺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也是新店直潭人，我



1999年5月21日，許介白先生與日本警視廳劍道教師、全日本劍道選手權優勝千葉仁先生合影於臺北（邱弘博先生攝）

們是同鄉，他從嘉義回臺北時曾住在我們家，還把家裡的一張床睡垮了。他在承德路開設建茂木材行時，我爸爸有一段時間在那裡上班，臺塑公司成立後，他曾建議我爸爸投資PVC（Polyvinyl Chloride，聚氯乙烯）加工，後來兩人因為細故摩擦，沒有繼續來往。

我讀過3所小學，第一所是永樂國小，讀沒多久我們家就搬到赤峰街，轉學到日新國小，大概二年級時，我爸爸離開王永慶的

公司到羅斯福路、杭州南路口開木材行，我又轉到古亭國小，一直念到畢業。

當年升初中要考試，我從小就對自己沒有信心，學校辦模擬考試，榜上有我的名字，我都認為那不可能是我。1957年我考上大同初中（現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剛入學時還曾經考過全班第四名，讀完一年級卻有3科不及格，遭到留級，於是轉到延平中學補校初中部。

延平初中部有A、B兩班，插班生念B班，臺北仁康醫院創辦人康義勝念A班，是我隔壁班同學，他是雲林崙背人，十分優秀，高中考上建國中學，大學考上臺北醫學院（現臺北醫學大學）。國際牌（National）電器創辦人洪建全的女兒洪美惠也念A班。這個世界說起來很小，有一年日本劍道友人西脇民雄先生帶太太來臺灣，我請他們夫婦吃飯，西脇太太告訴我，這次來臺灣要去拜訪一位同學，是國際牌電器老闆的女兒，我問：「是不是洪美惠？」她很驚訝：「你怎麼知道？」我說：「她是我初中同學。」後來我帶他們去見洪美惠。

康勝義的哥哥原本在雲林當老師，到臺北工作後，爸爸請他當我的家庭教師。我爸爸好客，兩人很聊得來，透過他認識很多臺大政治系的學生，包括民進黨前立法委員張旭成等人。1950年代我家就有美國啤酒，一群人常到我家做食客，喝美國啤酒聊天。

二、劍道啟蒙

1960 年初中畢業後，我報考開南商工職業學校，放榜時沒看到我的名字，後來大概招生不足，學校通知我去註冊，我就這樣進了開南。當年開南以體育聞名，柔道、拳擊、棒球、劍道等，各項競賽成績都很好，學生如果選擇一項體育專長，幾乎保證可以讀到畢業。我高中差點沒有學校讀，入學後覺悟了：既然頭腦簡單，那就四肢發達，書讀不好，至少運動要拿手。

在此之前，我沒有對哪項運動特別感興趣，但是小時候聽過劍道。我爸爸有 5 個兄弟，二伯父和小叔畢業於臺北二中（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現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二伯父的兒子，也就是我堂哥，目前還健在，大概 94 歲，（註 1）也是臺北二中畢業，他們在學校都學過劍道。另外，差不多在那時候，我看到一部有關宮本武藏的電影，片名記不得了，很欣賞劍道所展現的那種氣勢。所以我一進開南就決定加入劍道社，爸爸也很贊成。

劍道是穿著劍道着（劍道衣）、袴（はかま，劍道裙），穿戴劍道具，手持竹片做成的竹刀（しなひ），赤腳在木地板上與對手進行練習。當時為了淡化日本色彩，刻意把劍道稱為「擊劍」，不穿袴，改穿一般褲子，開南禮堂的地板是水泥地，地上一個洞一個洞，練習時不能打赤腳，要穿鞋子，一般都穿布鞋，經濟能力好一點的人會買體



許介白先生就讀開南工商時，手持木刀攝於校園

操鞋來穿。

我剛進開南劍道社時沒有指導老師，都是學長教學弟，鄭延文、廖雪洲等學長畢業後常回來指導學弟。後來我畢業等待入伍當兵時，也常回學校教學弟，我不會追女孩子，那時學弟們請女同學來開舞會，我教他們打劍道，他們教我跳舞。

劍道社跟我同屆的同學有臺北的郭弘一，以及來自桃園的簡煥清、賴昭文等一共 5、6 個人。郭弘一和我一樣是 1945 年出生，比我大幾個月，初中念開南時開始跟袁堃烽（註 2）先生學劍道，高中時已經有相當的基礎，我的基本動作算是他教的，可以說是我的前輩。以前暑假住在學校集訓時，我們兩人經常不穿護具，直接拿木劍互相「稽古（日語，練習的意思）」。

當年劍道裝備很克難，學校有幾套劍道具供學生們輪流使用。聽說東門國小有一批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劍道具，有人去搬了好幾



退伍後與昔日開南劍道隊隊友參加比賽（左起：謝仁壽、郭弘一、許介白、吳修勇）；當年尚未規定選手服裝，有人穿劍道袴，也有人穿長褲，腳著布鞋在水泥地上比賽

套回來，其中有銃劍道（源於日本軍隊刺槍術）用的護具，我們把護胸那塊生皮拔下來做つば（劍鏢）。直到當兵回來，我才自己花錢買一套劍道具，1971年住家慘遭祝融，匆忙中我只帶那套護具出來，其他家當都燒光了。

那時剛出社會工作的大學生一個月薪水約1,500元，一把竹刀新臺幣15元，臺北很難買到，必須向中南部的廠商訂購或是到日本買，鄭延文家裡經濟比較好，他的竹刀就是從日本買回來的。臺灣最早做竹刀的廠商應該是位於南投竹山的宏達竹劍股份有限公司，郭弘一曾經帶我去買竹刀。

年輕時常常打壞竹刀，壞了就自己修理，我不但會修，甚至無師自通自己做竹刀。到竹子店買一支麻籬竹（孟宗竹的一種），挑其中一截，用刀子慢慢刨成竹片，自己縫柄皮、先革，再拿網球拍用的牛筋線

充當劍弦組裝起來。因為不知道柄頭裡面還要塞一塊小鐵片，加上竹片削的角度不對，打沒幾次就扁掉。高中畢業等待入伍那段時間，我常常做竹刀賣給學弟，人家賣15元，我也賣15元，賺點零用錢。

吳金璞（註3）老師的侄子吳光烈、前劍道協會理事長林世智、劍道國手游銘漢等人，學生時代跟我是前後期的選手，林世智小我一歲，也是李阿逢先生的學生，林正雄（臺北體專、臺大劍道社指導老師）大我1、2歲，但是劍道起步比我晚。劍道團體賽要5個人上場，只有一個人很強也獨木難撐大局，當年我們代表開南參加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不論高中或大學，幾乎沒有學校是我們的對手，倒是吳光烈當時打不贏我們，等到我們入伍當兵後，一個一個被他打敗。

我這一生在學校讀書曾留級兩次，初中一年級一次，高中二年級又一次。以前開南是運動掛帥，到了我們那一屆，學校希望提高升學率，學科不及格就留級，高二那年包括我在內，很多校隊隊長、棒球隊投手、樂隊指揮都被留級，結果學校升學率沒提高，體育競賽成績也下滑。

因為留級，我高中念了4年。高二重讀那年，郭弘一擔任劍道隊隊長，他畢業後，由我接任。有些朋友常笑我，說我頭腦不好才去讀開南，為了當隊長還多讀一年。我說我不是頭腦不好，我是不想讀書，為什麼當初不想讀書，我也想不出原因。

郭弘一是當年臺灣劍道最強的高中生，我們在學校是情同兄弟的好麻吉。郭弘一的奮鬥史很值得年輕人學習，他家境清寒，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到中央市場打工，高二暑假他還帶我去賣殺蟲劑 DDT，賣一罐賺兩塊錢，一人分一塊錢，很有商業頭腦。有一年我們有機會到日本比賽，他付不出旅費，沒辦法去，當年出國很不容易，他以打劍道可以出國為由，慫恿同學吳修勇來練劍道。可惜臺日外交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最後沒有去成。吳修勇後來在萬華經營冷凍廠，利用工廠頂樓成立「臺北劍道館」，自任館長，郭弘一擔任副館長、總教練。

郭弘一個性好勝、執著，組織能力很強，中央警官學校劍友會就是他組織起來的，事業也做得很好。我們兩人在學校當過劍道隊隊長，後來也都當過臺北市劍道委員會主任委員，私交甚篤，但是對劍道某些看法不太一樣，有人說是瑜亮情結。2010年他過世後，不只我個人失去一位砥礪劍技的好友，也是臺灣劍道界的損失。

三、戰後初期的臺灣劍道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人離開臺灣之後，臺灣人劍道最高段應該是臺北的李阿逢和臺南的陳拱辰，兩人好像都是四段。李阿逢在日本時代曾在臺北淡水當警察，據說是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叔叔，戰後仍在警界服務。李前總統在任時，有一次我在高爾夫球

場遇到他，有機會跟他講話，我說：「您的叔叔是我的劍道老師。」他問：「哪一個？」我說：「李阿逢先生。」我們聊了幾句。陳拱辰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後來在臺南成立華士劍道館，是南臺灣有名的道館。

其他人段位都不高，劍道運動再起時，重新調整，每個人都加兩段，譬如二段變四段，四段變六段等，制度還不上軌道。當時臺北也沒有劍道館，要打劍道的社會人（日語，已經在社會上工作的人）大多向學校商借場地，或利用住家的空地練習。開南校長陳有諒、訓導主任洪清秋非常支持劍道，免費將禮堂借給李阿逢、謝德仁、（註4）徐福輝等日本時代學過劍道的社會人打劍道，中南部劍友，譬如嘉義的邱正雄，（註5）有時候也會北上一同練習。我讀開南時年輕力盛，一個星期至少操四、五天，白天在學校社團練習，晚上又接受李阿逢、謝德仁等老師的指導。



許介白先生（右側單手持劍者）退伍後在屏東參加比賽，中間為裁判謝德仁先生

我可以說是被李阿逢操大的，他與我父親同年。謝德仁老師的父親日本時代在九份當警察，我讀開南時，爸爸問我：「你的劍道老師是誰？」我說：「謝德仁。」沒想到我爸爸和謝老師的父親有共同的朋友，彼此認識，進而得知李阿逢跟我爸爸同年，一樣屬兔，應該都是 1903 年出生。高中暑假時，我們都會住在學校集訓，李阿逢一大早就到學校把我叫起來打劍，有時候還要我們到植物園的空地練習，有一次他穿著劍道服等在那裡，一陣風吹過來，劍道袴冉冉飄動的樣子，至今我還有印象。

李阿逢是我見過最好的老師，但是我年輕時不覺得他很厲害，反而覺得謝老師比較強，你跟他「掛かり稽古（衝擊練習）」每一支都打得到，多年後我才領悟：這樣的老師才高明。掛かり稽古時，打擊方在一定時間內連續出劍，不停地打擊，引導方必須讓打擊方打到之後立刻看到下一個打擊チャンス（機會），譬如打到手部後立刻可以打面部，如此一來打擊方的打擊才不會中斷。後來我回想起來，恍然大悟，李阿逢的動作很柔軟，懂得誘導學生，還是他比較強。

謝德仁先生畢業於日本時代的臺北二中，劍道是中學的必修課，二中是公立學校，能考上二中，除了頭腦聰明，表示家庭經濟還不錯。利臺紡織前董事長張清來也是二中畢業，我看過他當年穿的劍道具，胴臺是竹子編的，保存得很好。戰後不少二中校友仍持續練習，除了謝先生，還有前面提

到的袁挺烽，以及吳建堂、（註6）藍彩潼、劉禎宗等人。袁挺烽當過體育老師，也當過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體育股股長，對戰後初期劍道運動的普及有很大的貢獻，我跟他見過幾次面；吳建堂先生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院，1976 年代表我國參加第三屆世界劍道錦標賽（World Kendo Championship, WKC），榮獲個人賽第三名；劉禎宗先生今年 90 幾歲，和藍彩潼先生是二中同學，目前每週仍參加刑事警察局的社團練習，可能是唯一還在打劍道的二中校友。（註7）



1982 年第五屆世界劍道錦標賽在巴西舉行，我國代表隊於比賽結束後，過境美國舊金山時攝。後排立者左起：楊漢琛、江瑞池、陳樹木、游銘漢、吳金璞、謝文儒（謝德仁先生長子）、謝德仁、吳建堂、呂周昌、郭弘一；前排蹲者左起：許介白、李文良

謝德仁先生二中畢業後考上臺北醫專，戰後在臺北市寧波西街開設德仁醫院，看診之餘也在旁邊的空地和劍友打劍道。我讀開

南時，謝老師晚上會到學校練習，後來他成立修道館，醫院改建大樓後，道館設在頂樓，一直到現在。除了學校社團之外，當年北部可以打劍道的地方還有桃園的信東製藥公司，信東原本是吳金璞老師的家族事業，吳老師擔任業務經理時，經常和桃園以及全臺各地來訪的劍友在工廠內練習。

高中時我們經常四處參加比賽，主辦單位會邀請各地劍道老師擔任裁判，教練王傳喜平常也會帶我們搭小巴士到中南部拜訪劍友，因此認識不少老師、前輩。譬如彰化的陳川鏡，雲林的廖本仁，嘉義的劉乾元、邱正雄，臺南的陳拱辰、翁丁川，以及高雄的黃煥彬等多位老師。還有臺中的陳東軒老師，是少數曾經到日本讀武道專門學校的臺灣人。

當年我認為謝德仁老師和王傳喜老師的型（姿勢、動作）最漂亮，刻意學習兩位老師的打法。陳川鏡老師的構え（姿勢）也很漂亮，感覺比較內斂，不像謝老師那麼霸氣，邱正雄老師的型很好，但是打法很粗野，你跟他練習時，他會撞你，用竹刀壓住你的脖子，把你掃到一邊去，打得你氣喘噓噓，他還說：「不行，再來！」那時候我十幾歲，他才三十幾歲，遇到他總是被操得半死。廖本仁家族是雲林西螺的大地主，我看過他身上穿一套非常漂亮的護具，據說當時可以買好幾棟房子。

有一次我們到嘉義乾元劍道館拜訪劉乾元老師，一路風塵僕僕大家都很累，一聽

說劉老師的女兒很漂亮，精神就來了。劉老師是日本熊本醫科大學醫學博士，為人慷慨，言談風趣，劉師母是日本人，吃飯時，老師要師母幫我們盛飯，我們都很不好意思，他說：「沒關係、沒關係，這免チップ（小費），不用客氣！」練習時，有人揮劍不小心打破吊在天花板的電燈，劉師母和女兒趕快把地板擦乾淨，拿新的電燈來裝。後來照相時大家很嚴肅，劉老師叫兩個女兒一人拿一盞電燈幫忙打光，跟她們說：「那兩顆卵脬（臺語，指男性陰囊）捧好，不要打破了！」眾人聽了哄堂大笑。他還請我們到酒家，那時我才讀高中，第一次上酒家，他說：「你們先去，我等一下就過去。」過了一會兒，他匆匆忙忙趕來，說：「做醫生有一個壞處，我們這個鄉下地方，三更半夜有人卵脬破了也要找我看；但是有一個好處，我這樣三塊、五塊收一收，你們今天晚上吃飯喝酒的錢都有了！」他就是這麼風趣的人。

這些老師們為臺灣劍道立下一個傳統，就是老師教學生、推廣劍道都是出於一股熱忱，不是靠劍道唯生或是利用劍道賺錢。有些老師甚至自掏腰包，教學生打劍不但出力還出錢，買劍、買護具給學生，跟日本不太一樣。而且他們從小在日本人的指導下開始學習劍道，每人都有一定的水準，跟同輩的日本人比起來一點也不遜色，語言方面也沒有隔閡，所以能贏得日本人的尊重。可是到了我們這一輩，技術方面已不如日本人，

彼此來往時好像矮人家一截，這是我們應該檢討的地方。

【註釋】

1. 受訪者堂兄於 2017 年 1 月過世。
2. 袁埏烽 (1924-2014)，臺北萬華 (艋舺) 人，臺北二中畢業，1942 年隨日軍赴中國大陸，派駐南京。戰後歷任臺北市成功中學體育老師、大同中學體育組長、教育局督學、體育股股長、市立體育場主任及東門游泳池管理所所長等職，致力提倡劍道、西洋劍、射箭 3 項運動，為中華民國劍道協會、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及臺北市體育總會擊劍委員會發起人之一，曾與徐銀格合著《擊劍入門》一書。
3. 吳金璞 (1924-2016)，劍道範士八段，桃園人，就讀桃園公學校時開始學習劍道，臺北中學畢業後，赴日本就讀武藏工業專門學校 (今東京都市大學)。戰後多次當選劍道國手，比賽成績輝煌，亦常受邀擔任國際比賽裁判。曾任中華民國劍道協會理事、顧問，國際劍道聯盟理事、副會長，以及臺北修道館副館長，並在三軍大學、淡江大學、臺北醫學院 (現臺北醫學大學) 擔任劍道教練，畢生傳授劍道，指導學生無數，2014 年榮獲日本天皇授勳，頒贈旭日小綬章。
4. 謝德仁 (1924-1984)，劍道範士八段，臺北人，臺北二中畢業後進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就讀，二中時期即為劍道部選手。戰後在臺北市寧波西街開設德仁醫院，推廣劍道運動不遺餘力。1958 年出任全國技擊委員會劍擊部東洋劍小組創始委員。1973 年擔任中華民國劍道協會首任理事長、榮膺世界國際劍道聯盟副會長，多次獲選劍道國手，代表我國參加各項國際比賽及交流活動，並在自宅成立北臺灣第一間劍道館「修道館」，1984 年因胃癌過世。
5. 邱正雄 (1920-1990)，劍道範士八段，嘉義人，劍道、田徑 (鏈球) 雙棲國手，日治時期就讀嘉義中學時，曾代表嘉中參加全島中等學校劍道大會獲得優勝，1940 年赴日留學，受日軍徵召入伍，曾獲海軍劍道比賽冠軍。戰後任教於臺北市大同中學、省立臺北商職，及嘉義東石中學、嘉義女中等校，兼任嘉義縣體育會總幹事，1959 年持雙刀榮獲臺灣省首屆擊劍錦標賽冠軍，被譽為中國的「宮本武藏」，多次獲選國手參加國際比賽，為國爭光。
6. 吳建堂 (1926-1998)，劍道八段，臺北市人，就讀臺北二中時跳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戰後改制為臺大醫學院，歷任臺北市松山區衛生所主任、基隆、苗栗、宜蘭、花蓮等多所公立醫院院長。1973 年中華民國劍道協會成立時，擔任總幹事，多次獲選劍道國手。1976 年參加第三屆世界劍道錦標賽，榮獲個人賽第三名，對日本和歌和俳句造詣亦高。1996 年以《臺灣萬葉集》獲得日本第四十四回菊池寬賞，另著有《孤蓬萬里半世紀》一書。
7. 劉禎宗先生於 2017 年 3 月過世。